

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

# 鴉片戰爭

(五)

中國史學會主編

上海人民出版社

121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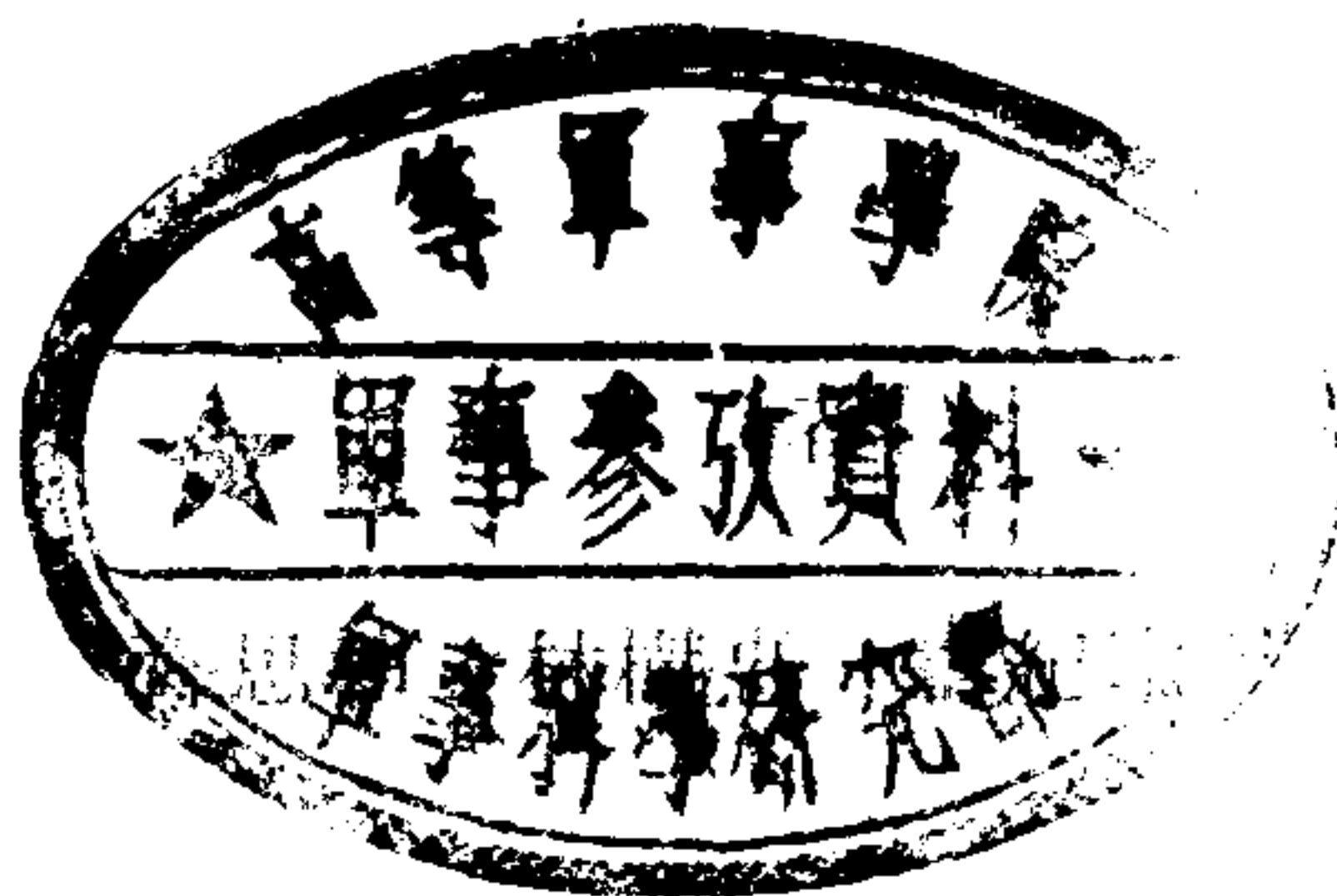
2



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

# 鴉片戰爭

(五)



中國史學會主編

上海人民出版社

鴉片戰爭資料叢刊第五冊目錄

第七部分 英國對中國的軍事侵略(三)

英軍在華作戰記.....賓漢著 壽紀瑜 齊思和合譯 一

第八部分 江寧條約的締結與戰後問題

探夷說帖鈔本.....張 喜 三三五

撫夷日記.....張 喜 三五三

撫遠紀略.....黃恩彤 四〇九

知止堂集(選錄).....黃恩彤 四三七

中英兩國來往照會公文簿鈔本.....不著輯人 四四三

鴉片戰爭照會(據北京圖書館所藏照片鈔錄)..... 四八三

伊里布致英將胞祖照會.....向 達 四八七

關於鴉片戰役之中英交涉事件.....北京故宮博物院 四九一

鴉片戰爭文件叢鈔鈔本(選錄).....不著輯人 四九七

|                            |          |     |
|----------------------------|----------|-----|
| 締約日記（中國戰爭之結束時期十章至十二章）····· | 利洛著 齊思和譯 | 五〇五 |
| 白門原約（中西紀事卷九）·····          | 夏 燮      | 五二九 |
| 李文清公遺書（選錄）·····            | 李棠階      | 五三七 |
| 軟塵私議·····                  | 不著撰人     | 五三九 |
| 籌海篇（海國圖志卷一至卷二）·····        | 魏 源      | 五四五 |
| 儀衛軒文集（選錄）·····             | 方東樹      | 五八三 |
| 悔過齋文集（選錄）·····             | 顧廣譽      | 五九九 |

## 英軍在華作戰記

壽紀瑜齊思和合譯

從戰爭的開始到一八四二年戰事終了，並有關於那個奇特的以前幾乎不知道的國家的風土人情  
英國皇家海軍司令前摩底拉底號海軍上尉擲·義律·賓漢撰 二冊 再版增訂本 一八四三年倫敦亨利·考伯恩書局出版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to China from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War to Its Termination  
in 1842; with Sketches of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at Singular and Hither Almost  
Unknown Country.*

By Commander J. Elliot Bingham, R. N., Late First Lieutenant of H. M. S. Modeste.  
In two volumes. Second Edition, with Additions. London, Henry Colburn, Publisher,  
1843.

### 第二版增訂本序

我藉着有了再版要求的機會，將鴉片問題，加以討論，作為緒論。對於這問題沒有興趣的讀者們，可以不讀，而直從戰役本身的開始，即本書的五十八頁讀起。

有許多小的錯誤改正了，許多故事增入了，都是根據參加戰役者的權威。最後我又增加了一章，將中國的事實，直敘到現今，亦即此役的結束。

有許多朋友們對於『洋涇邦』這個名詞感覺莫名其妙，因這個名詞是中國話中常用的一個名詞。這個字實在就是英文 Business 的訛音，中國人不能讀這音，遂讀成 Pigeoness，普通是 Pigeon。

## 原 序

因爲升職的關係，我暫時離開現役，因想藉此機會，將關於這次對華的戰爭的各種事跡，作一個簡單的敘述。當我開始作這個記述的時候，我本有意在報紙期刊上聯期發表。但是後來我又發現，這樣發表的方式，將需要幾個月的時間，才能登完。既不能逐日刊登，每段又不能自成段落，恐失去讀者的興趣，遂決定輯爲專書了。

本書中所有的事實經過，我相信都是正確的。在許多事件裏邊，我曾親身參加。至於我個人未曾參加的事件，我雖不能依據個人的經驗敘述出來，但我是根據最正確、最可靠的資料。

我必請求讀者們寬容，我可能有無心的錯誤。至於我因爲時間的限制，在撰寫後部各章時，對於這次戰役中的伙伴的名字或者事跡，不免偶有遺漏，我請求他們原諒。假使羣衆對於我這淺陋的工作，微小的作品，還肯贊許，以致有再版機會時，我必很高興地藉此機會，將這些欠缺的地方，加以彌補。並且，如朋友惠予指正，肯以本書中所闕略的事實，遺漏的人名見告，我必也樂予增補。

我也必須坦白承認：當我整理我的記錄時，我和一般旅行家遭遇着同樣的困難。當我選擇哪些事實應當放入本書時，也許將許多大家感覺有興趣的事情遺漏了，反而將大家感覺比較無味的事情放入了。

但是我已盡了我最大的努力，希望批評者要記着：『嘗試偉大事，失敗也光榮。』（古詩）

並且敬請他不要忘記：一個英國水手，是慣於拿鋤頭，而不慣拿筆桿的。

多少世紀以來，我們跟中國的關係只是商業的，直到一八四〇年，才開始一個新的時代。在這一年，這一個東方大國和西方的居民發生了敵對的衝突。在這時以前，他們只用那種芬芳的植物，到了現在已成了我們不可缺少的日用品，它的芬芳的精華，充滿了：

『能使人興奮愉快，而不使沉醉的杯。』（舊詩譯者按：指茶而言。）來換取我們的製造品。

他們鄙視所有『域外的蠻夷。』他們在經濟上自足，在思想上自滿。他們自以為他們的『天朝，』假若不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部分，至少也是最開化的部分。他們甚至利用地理的本身，來證明他們的高貴與超過一切——他們將中國畫在地圖的中心。

黑暗的時代，愚昧的虛驕，將在現在的運動之前冰消瓦解了。現在正在進行中的鬭爭，雖因中國政府的固執和狡詐的行爲，迫使我們不得不對他們加以打擊，而使人民遭受痛苦。但如果我們想起：這次鬭爭，將使廣大的中華帝國，對歐洲開門，今後中歐間的交通，將較以前任何時期爲繁密，我們便感覺快慰了。這樣不但從商業上來看，對於雙方都是有利的。同時在上帝的照臨之下，把他們從現在墮落的地位，提升到真正文明的境界；而且最重要的是：占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將對耶穌教傳教士的工作開門了。

中國人基本上是一個商業民族，但是被關閉在黑暗之中，全都崇信財神。當我們研究他們的風俗習慣時，從歐洲人看來，他可以說是無處不和我們矛盾，——處處同我們相反。

本書中關於這個奇怪的、最特別的民族風俗習慣的描寫，主要是根據我自己的觀察。但是關於這次戰爭的起因，我是採用『廣州雜錄』的編輯人史累德先生的著作。我又發現『澳門月報』（一個澳門出版的期刊，關於對中國方面的事情供給不少資料，）是很有價值的。

我在本書的附錄中，輯錄了不少的中國君臣奏摺和諭旨，這些文件不但是可笑，同時也可看出中國政府在對英交涉中，是如何不擇手段地使用欺騙和詐術。我們現在關於中國的地名還沒有一定的譯法，在本書中我完全採用魏爾德地圖中的地名，以便利讀者們尋檢。

我願藉這個機會來公開地表示我對孖地臣、顛地、司徒亞特、拉金斯上校和許多澳門居民的心感激。當我因在攻打虎門之役受了重傷，赴澳門治療時，他們對我的恩慈，是永遠報答不清的。對於孖地臣先生，我感覺整個的艦隊，要向他致謝。我相信在這次『中國遠征』中的許多官佐，喜歡同我聯合起來，向他致謝。他的房子，對於傷病人員，是永遠開門的。

一八四二年十月於高士坡新屋

# 英軍在華作戰記

## 目錄

第二版增訂本序

自序

緒論

### 卷一

第一章 到中國去

第二章 赴白河口之行

第三章 返回舟山

第四章 寧波與舟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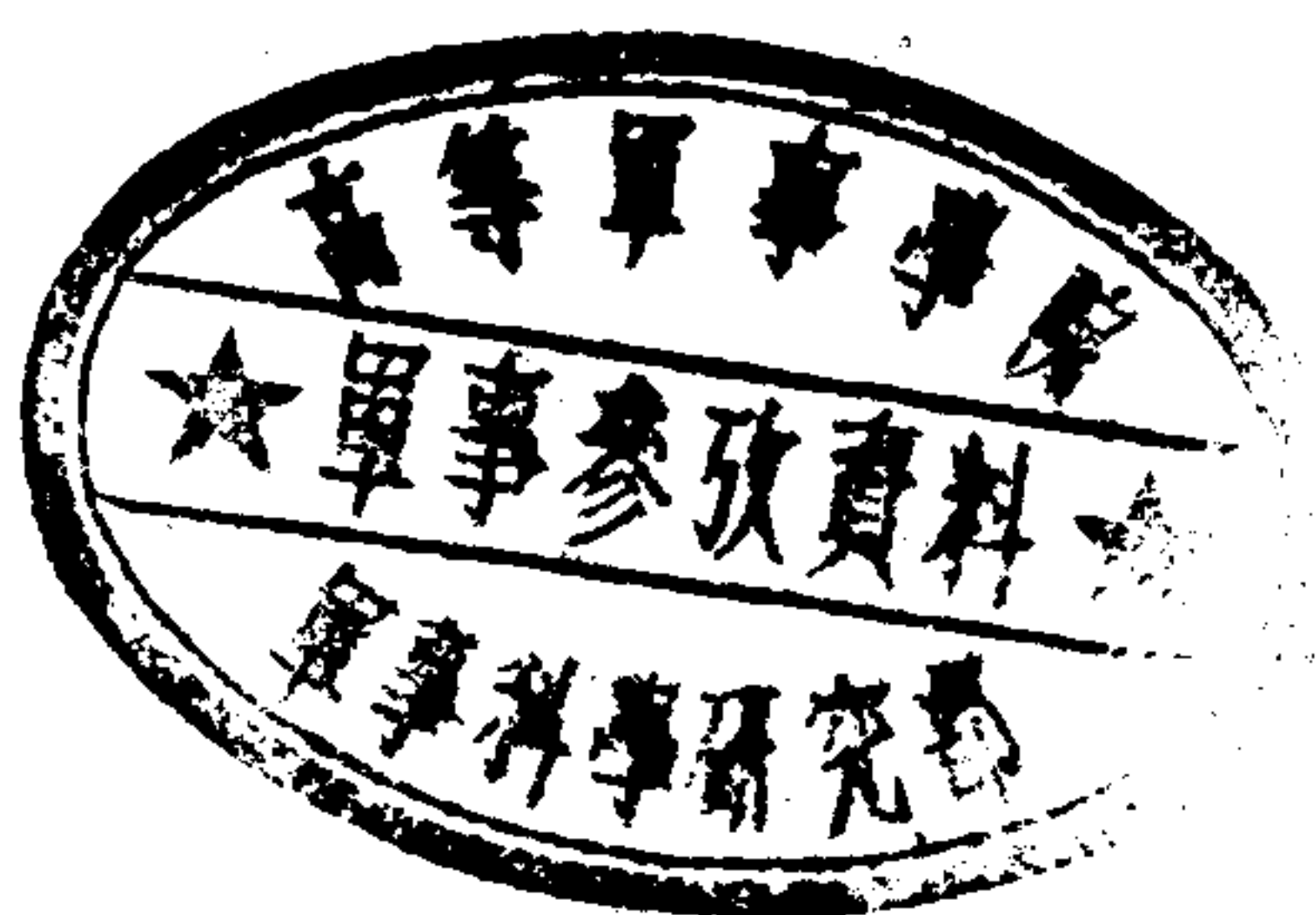
第五章 舟山

第六章 珠江中之動態

### 卷二

第一章 穿鼻和大角頭之戰

第二章 第一次廣州戰役



第三章 攻陷廣州

第四章 廣州澳門及香港

第五章 廈門和舟山的陷落

第六章 鎮海和寧波的陷落

第七章 乍浦和鎮江的陷落——和平

結論

註

## 緒論

齊思和譯

許多讀者們，對於大不列顛民族從愚昧而驕傲的中國官吏們的手裏所受到的無數的侮辱，大概還不太明瞭。因此我想把我到戰陣以前四年中，中英交涉的事情，加以敘述，作為緒論。本書正編則從我到中國戰場時正式開始。

普通人，因從中國人的立場來看這問題，認為這次戰役，是由於中國政府，爲了挽救人民的道德而禁止鴉片入口所引起的。因而謬稱這次戰爭爲『鴉片戰爭』，而對於我們這次出兵是否合乎正義一個問題，也表示懷疑。但是他們並不知道：這次戰爭真正的原因，並不是道德問題，更非衛生問題，乃是由於『白銀自中華國外流』的問題。

不要忘記：在東印度公司壟斷對華貿易的時候，中國和該公司之間，本來已經有許多糾紛和爭執。但東印度公司，因為怕丟掉了他們所享受的許多利益，總是一味讓步，不敢力爭。但是自從東印度公司的壟斷被撤消，對華貿易在英國已經開放，而發展成為全國性的了。這種情形，便無法繼續，但中國方面，並不加以考慮。

因之，我們遭受了許多侮辱，需要伸雪。其中如：我們的國旗遭受射擊，我們的政府代表和商民被囚禁，他們的財產被查抄、毀壞了。他們的稟帖、申請書被很蠻橫地置之不理，而他們本人被驅逐到廣州以外。中國當局並非未意識到對外貿易對中國是有極大的利益的。我想假使他們察覺他們的行動會引起戰爭，他們決不會採取引起戰爭的步驟。但是因為我們以前總是讓步，他們遂以為我們就向他們永遠讓步。

在前世紀的末年，鴉片是以藥物入口的，稅率是每磅五角錢。但在那時中國吸食的人還不太多，雖然在東印度羣島，在印度許多地方，鴉片始終是暢銷的。鴉片大概最初是從這些地方輸入到中國的，或者是從印度支那輸入的。因為在一七八一年，東印度公司因見印度洋內法國船隻雲集，自動地運了一船鴉片到中國市場。行商星官「譯音」付了每箱二百一十元的廉價收買了。但是他又將大部運往馬來半島銷售。直到一七九三年，鴉片商人才遭遇到中國當局者的干涉。這時中國政府既予鴉片商許多麻煩，而中國海盜又時出掠劫。一七九四年，鴉片貿易中心拉克海灣(Lark's Bay)的鴉片商人將一貨船滿裝鴉片駛入黃埔。這船在黃埔停了十八個月，並無人來干涉。以後這地方的鴉片貿易，繼續繁榮起來，直到一八一九年。一七九九年，兩廣總督吉慶上疏，請禁鴉片入口。以後中國政府干涉愈來愈利害。東印度公司在廣州

的商船管貨員建議，停止對華運輸鴉片。但是這筆出口生意，對於我們印度殖民地利益太優厚了，不能輕易放棄。每年對於鴉片的需要愈來愈多，躉船如前邊所說，停在黃埔，快艇自印度來往運輸。這種快艇，品質極良，往來於中印之間，縱遇季候風，也可於短期到達地點。

一八二〇年四月，阮元下令禁煙。他的屬吏也加強干涉。躉船遂由黃埔移停伶仃島外，遇颱風季節即停泊於金星門。這地的鴉片貿易，又發達起來了。

中國水師提督有時也率領戰船前來巡邏，並向鴉片船放砲，鴉片商也放一兩砲，告訴他應到停泊的時間了。隨後他就率領官吏登船，並說：『奉大皇帝的命令，將所有船隻，都加驅逐。船長君，請你走罷！請趕快離開！我好向總督報告，所有船隻都已離去了。』躉船便移到島的另一面，若不移動時，水師提督便回去報告說：『只有幾隻遭難的船正在修理中。』

這些傢伙們經常地受賄，每箱鴉片收五元到十元，他們請船長替他們保留，不願經過中國走私商的手。他們覺着英國人比自己的人講信用，他們每月到船上來一次，按箱索賄，前來取款。

下邊採自一八三七年一月三十日『加爾各答英人日報』的引文，可以使讀者了解當時鴉片貿易的繁盛狀況：『金星門是當西南季候風來時，鴉片躉船的停泊所。這個海口很大，一面是大陸，一面是一些小島，有一個很小的入口，當中又有一個島，島跟大陸都很高，船隻停泊其中，縱遇颱風，也無危險。但若在別處，就難安全了。』

『金星門的繁盛情形，很可使我們注意。在這裏停留的各種大小不同的船隻，有些是躉船，所載的主

要貨物是鴉片，這些船隻多少年就沒有移動，除了因節季的更迭，從這停泊所移到另一停泊所。自早至晚，走私船隻從這些躉船上運走鴉片，來往不斷。這些走私船有五六十呎或八九十呎長，有三十到四十隻櫓，上有長桅，掛上大的蓆帆，櫓的一端用竹子包頭，油漆著紅、白、藍各種顏色，煞是好看。往來如織，不勝繁忙。

「這些走私船有的停在躉船的旁邊，裝載貨物，有的乘浪而來，戛然而止，技術極高。有的裝上了這值錢的貨品以後，便掛帆而去。有的已經乘風破浪，駛往廣州，不顧天子與大吏的禁令。這地是一個極端忙碌的景象，快艇及其它船隻，將「藥物」運到躉船上，大船、快船，甚至中三板等式走私船隻，又自躉船上將鴉片或棉貨運走。運棉花的船到這裏，又從小船上改裝到大船，因為入口時，大小船隻的入港稅，是差不多的，若用小船進口，稅便太重，足使破產了。」

「走到鴉片船上，到處都可以看到一個活潑的、發財的、買賣的氣象。在甲板的一邊堆着巴特那（譯者按：舊譯八達擊）和貝拿勒斯鴉片。另一邊，又堆着摩拉瓦鴉片，它不像巴特那鴉片那樣成球，而是餅形的，每一塊餅買者都細加檢查，往往挑取一箱，而拒絕其它。你再舉目一看，又可看到在船尾上，二千圓一箱的洋銀，不知多少箱。也有箱子裏裝着紋銀的，在另一個地方，又可看到中國的雇員，正在將紋銀或洋錢自袋中傾出，而加以檢查，或兌換。大塊元寶的大小和樣式，都和鉛豬差不多，但是光澤極好，絕不致誤以此為彼。」

「當你看到在這船上這些財富充斥的象徵，而且這些錢財在表面上看是如此不注意地分散着。（只是表面上看來，實在是很留心地看着。）你便對這部貿易的規模之宏大，價值之重要，得有很深的印象了。在這裏邊的投資是很大的。總不下二千萬元左右。鴉片貿易講價錢多數都在廣州舉行，但也有許

多箱就在船上成交的。假使在廣州成交的話，賣者給中人以發貨單，並將貨送到。假若是巴特那或貝拿勒斯土，問題比較簡單，買主可以按單取貨。假若是摩拉瓦土，買主便須細查每一塊土，而且稱稱全數的分量，也許挑不到一半。因在摩拉瓦地方的買賣人，非常狡詐，常常當買妥之後，將裝運上船的時候，又以劣貨頂替。我聽說：在孟買一個流氓，竟將一箱子磚頭，頂替煙土。鴉片大部分是在船上現錢交易的，用元寶或洋錢，每箱另給水師提督和他的部下五元。

『有許多人以為鴉片走私船，裝上鴉片之後，於深夜間偷運。這是錯誤的事實。這些走私船不但於光天化日之下進行貿易，並且他們就在巡緝官船的前邊進行，並且一直運到廣州。對於不明瞭中國行動和性質的人看來，最奇怪的是：中國官員的船隻，也常用作走私鴉片之用。

『這個整個的制度是很奇怪的。但是中國的法律所以能這樣容易地被抗過了，根本的原因，還是這許多法律是違背人民的願望的。並且羅伯特·瓦爾普爵士一次關於英國政治家的說法，對於中華帝國官吏，上自皇帝，下至佐雜，都可應用——皇帝也並非例外（譯者按：瓦爾普是英國第一任的首相，自一七二一年到一七四二年，二十年間，他掌握英國的大權，以大量行賄的辦法，來維持他的地位。他嘗指著一羣國會議員道：『這些人每個都是有一定價格的。』本文中所謂，即指此而言。）』

一七七六年，鴉片入口達一千箱，自此年有激增。到了一八三七年，已增到四萬箱，中國人付了二千五百多萬洋元的代價，這樣大量白銀出口的結果，政府遂命大員研究辦法，以杜漏卮。但是中國人忘記了：這只可以說是還債。因為在我們對華輸出鴉片日增以前，和在我們因機器進步，棉毛織品對華輸出日增以

前，所有自中國進口的茶葉，是我們用西班牙洋錢換來的。

當洋錢經過中國人的手的時候，無論高貴人和低下人，都鑿去一點銀子。這本是週知的事實。因之不久便被稱為『爛板』而按重量來計算了。這些爛板所有者也往往將它鑄成元寶，因之一部分所謂元寶，實只是洋錢的另一種形式而已。純粹的紋銀含有不少黃金，但中國人並不了解如何將這兩種金屬分解。中國許多大員都建議可准鴉片入口，課以稅率。太常寺少卿許乃濟嘗奏：『究之吸食鴉片者，率皆游惰無志，不足重輕之輩。亦有年逾耆艾，而食此者，不盡促人壽命。』（按：此句英譯文誤譯為彼輩人大抵享年較儕輩為促。）海內生齒日衆，斷無減耗戶口之虞，而歲竭中國之膏脂，則不可不大為之防。今閉關不可，徒法不行，計惟仍用舊例，准令夷商將鴉片照藥材納稅入關，交行後，只准以貨易貨，不得用銀購買。

『夷人納稅之費輕於行賄，在彼亦樂從。』

『洋銀應照紋銀一體禁其出洋，有犯被獲者，鴉片銷毀，銀兩充賞。至文武員弁、士子、兵丁等，或効職從公，或儲材備用，不得任令沾染惡習，致蹈廢時失業之愆。』

『惟用法過嚴，轉致互相容隱，如官員、士子、兵丁私食者，應照予斥革，免其罪名寬之，正所以嚴之也。該管上司及保結統轄官，有知而故縱者，仍分別查議，其民間吸食者，一概勿論。』

前邊這個奏摺，立論既佳，文字也極清楚。但是許乃濟因為這篇奏摺降為六品頂戴，且令休致。許乃濟的奏摺，依據他的意思，由皇帝交由鄧廷楨和他的同僚妥議具奏。鄧也贊成許乃濟的主張，並且提議了九條規章，並且說：『臣等細核原奏，臚陳時弊，均屬實在情形。所請弛禁變通辦理，仍循舊制征稅，係為因時制

宜起見，似應請旨照准原奏。」

當這些奏摺報告請求皇帝採納准許鴉片入口，按率納稅的聰明辦法的時候，內閣學士朱鴻、給事中許球，又上疏請禁煙。他們的奏摺裏，特別說明紋銀外流，漏卮日深，因此他們請求皇帝立法，嚴禁鴉片，將本國販賣者，置之重典。

皇帝遂下諭旨：「著鄧廷楨會同廣東巡撫祁項、粵海關監督文祥，「將摺內所奏，如販賣之奸民，說合之行商，包買之窖口，護送之蟹艇，賄縱之兵丁，嚴密查拿各情節，悉心妥議，力塞弊端，據實具奏。」」（譯者按：原諭見清宣宗實錄卷二八七頁八下。）

這三位大人，說句俗話，是「一丘之貉。」因為他們都是多多少少與鴉片走私有關的。鄧以為鴉片是可以征稅入口的，用了勇敢的方法，發了一筆大財。他竭力禁止「扒龍船」及其它種本地快艇進行鴉片走私。但他自己有四隻水師船，專為用來運輸鴉片走私之用。一個談諧的詩人，作了一首譏諷詩道：

「鐵船爭傳節鉞臨 月錢三萬六千金 江湖盜賊收王鎮 錦繡妻孥羨蔣欽

自翊得名兼得利 須知能縱始能擒 至今翻覆波瀾處 孽海茫茫怨毒深」

用這種方法，鄧廷楨壟斷了大部鴉片貿易，有許多英國人所有的雙桅輕艇和無棚小艇，都被他雇用轉運鴉片。他們得到每箱一百元的運費，這都由中國購買者付出。

鄧於一八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又重新頒佈了一個老的命令：「如有夷人不能售清貨物，收進資財，因而不能立即歸還本國者，在外國船隻離港之後，須移住澳門，將其貨物交由行商出售。俟出售之後，行

商須將全價交還。至翌年必須乘其本國船隻歸國，如行商通事，膽敢留夷商居住廣州，必嚴加查辦。」（譯者按：此係由英文譯出，鄧廷楨所出告示原文未覓得。）

依據這個棄置已久，忽又實行的命令，他們命令外僑離開廣州，給他們半月期限，清理帳目，整理資產。行商回覆：他們接到許多商人的信，要求延長期限，有的要求三月，有的要求無限期。結果總督、巡撫、戶部、（譯者按：洋商通稱粵海關監督爲戶部。）准予延長到四個月，從一八三六年十二月四日起，這是命令發佈之日。

鄧廷楨在他給皇帝的奏摺中，糾正了關於外僑駐廣州事的許多錯誤的傳聞，陳述行商並無經售鴉片情事，說明允許外商延期回國的理由，並說：「噶喇及其他外僑經營商業較廣，而冬季尤爲忙碌，遽令回國，似失垂顧之誼，因令之齊去澳門。」（譯者按：鄧原摺見道光朝「夷務始末」卷五，此處所述與原文頗有出入。）

他又提到許球的奏摺說：「澳門外僑違例乘轎，由華人負抬。」及經審訊華人轎夫，聲稱「爲窮所迫」。他又說：「本地窮婦，雖與外僑家庭來往，但尙無不正行爲，如有此事，一經查出，當予以重懲。」

在他奏摺收尾，他說：「臣正以全力執行疏中所陳者，並竭力嚴禁鴉片與白銀走私。」外僑都便中離穗赴澳，但鴉片貿易，仍照舊進行着。

一八三七年八月二十三日，福建水師提督陳，金門鎮統領寶，聯名出了一個「可以懂的通告」。他們說：「天朝恩深似海，而外僑不遵天朝法度，」因「令外僑船隻，一律遠離海岸。」這些夸父們還說：「我國沿海戰船，星羅棋布，數目盈千，初聞號令，立即響應，外僑衆寡不敵。且水師陸軍雲集而前，更非汝等所能抵禦。本提督都統不願不教而誅，故特此佈告，汝等知機，必樂於歸還也。」（按：原文未見，照英文譯出。）